

蜂刺

自加蓋的頂樓縫隙間，凝望著數塊拼湊的鐵皮屋頂，衝撞色拼貼宛若鏽蝕的蒙德里安，數年前她隨著丈夫遷徙到島嶼北端的眼窩處，在這個前身是幽深的湖水乾涸後恣意擴張滋長蔓延的城市裡，她日日都感覺眼睛有種乾燥感，為了補償眼裡匱乏的綠意，她在陽台上擺了幾盆植物，白鐵架上一叢爛靜的垂花茉莉，鄰邊耐旱的沙漠玫瑰以放射的姿態扭攪數道渦流狀的枝幹來，在一旁則是金桔，枝繁葉茂垂掛著鈴鐺似的小果實，一日澆完水剪除枯葉，她竟窺見一截墨綠色眼淚敲斜於枝葉間，應當是一枚蝶蛹吧！打從發現的一刻她便充滿了喜悅，原本暗沉的天空彷彿因為一滴綠意給渲染出生機來，她想像著有一日蛹的上端會坼開一抹微笑，自縫隙中擠出拖著皺褶衣裳的蟲子，隨著體液灌入每一寸翅脈裡，曬開彩衣飛入藍天。然而光陰飄移，卻始終未見羽化，直到一日，她蹲成膝蓋高的姿態仔細端詳，發現蛹的上緣竟有數個細微針孔。

這是一枚死去多時的空蛹，光以蓮蓬頭的姿態剔透篩漏，裡頭的軀體早已消失殆淨，她不禁懷疑，是在毛蟲深眠的某幾個星輝斑斕的暗夜裡，寄生蜂榨取完最後一滴芳美的汁液後，取代宿主鑽出蛹殼飛向蒼穹。

當以寄生蜂將針刺入柔軟的腔室內，毛蟲會有什麼感覺呢！一想到此她忍不住自小腹處一陣痙攣，艱難的蹲坐著不斷按壓著骨盆處，隱隱約約，像是有著無數的針孔，在裡頭亂刺。

三十多年屋齡的牆面，隨著陰雨逐漸舔食出大片壁癌，眼前恍然間出現一幅畫，一左一右的兩人，延伸而出的血管以藤蔓的姿態連結於中央的心臟，左邊之人高挑且纖瘦，有著細長鼻梁與蜂的腰身，下巴像是剪裁過，俊雅的眉眼，青草地新生的嫩芽短髮。

那是Y，她記憶裡Y的模樣，畢業後就再也沒見過面了，像一截斷了的蛛絲不留任何蹤跡，婚後多年，對鏡自己也泛出根根白髮，但不知怎麼了每次想到Y，卻總是那樣年輕的模樣。

緩慢了按摩肚子，不自覺婚後已經數年了，一開始婆婆時不時燉著烏骨人參雞湯煦言詢問她的月經來潮、體質寒暖與睡眠品質，漸漸的，溫煦的表情也逐漸如湯水般失去了溫度，近幾年感覺齒縫都是冷的。「再這樣下去我們家不就沒有後了嗎？要知道妳嫁的夫家還是有身分的望族，怎麼能沒有兒子？」

「還是快點去醫院吧！趁著年輕花點錢趕快生一生，畢竟在我們這裡女人要是生不出來，男人可以去外面要其他女人幫忙生的，我這也是為你好，這種事情拖不得！」數月前婆婆推來一疊新台幣道，她沒有一句言語，畢竟中藥溫補、針灸治療都已經做了，數月以來的夜晚她日日以熱水袋放置於小腹上，試圖活血中醫把脈下那欠缺循環的子宮，再向丈夫求歡，但不論如何，驗孕棒上總是孤零零的一條線，她只能孤身踏入醫院自動門。

一開始的步驟都是這樣的，得先做檢查，之後便是跑流程了，她向來最怕打針的，每次打針看見護士將針尖刺破血管壁時，幾乎都是不忍看的，因此一開始

必須自己施打排卵針時，手幾乎都是抖的，早晚兩次，經歷七日晝夜交替的針刺，持續的將排卵針扎入腹部皮下脂肪，無聲的夜裡她細數身上針孔入睡，從初始做檢查左右兩腕的針孔，到肚腹上，密密紮紮的可以排成一組上升星座了吧！她多期待一個月後回診，當超音波探測出的螢幕底下，一顆顆星子般卵泡將熟成且圓滿，膨脹為自由的星星，讓破卵針如同一個個輕柔而綿長的吻，吻醒流浪的星子安住充血飽滿的子宮。

約定好取卵的那天，丈夫回了一句工作需要加班，還是自己去的醫院，她是了解的，男人都是這樣的嘛！婆婆說了：不嫖不賭認真工作，有什麼好抱怨的！

的確是沒什麼好抱怨的，相較於她的積極備孕，丈夫對求子則是漫不經心，好說歹說才取了一罐黏稠的液體來，並且忘了冷藏。

躺臥在診療檯上拉開上衣，肚皮上塗抹液體的空檔，護士以溫柔的語調道：「放心不會很痛喔！就像蜜蜂刺一下。」護士的年齡似乎大了她一輪，口罩遮掩半張臉，只能看見眼角滋生的細紋。

「這是第一次取卵吧！打排卵針會一次排出複數的卵子，有時候狀況好，可以一次取出二十幾個呢！」或許是為了緩解她的緊張，護士道。

從這個角度可以看見她左右耳朵各帶著不同的耳墜，一邊是米奇而一邊是米妮，像是穿著吊帶褲的米老鼠突然長出花瓣蓬裙。

骨盆形狀正如沙漏，隨著時光每月滴答出一顆顆的卵子來，女人一生中卵巢內部所有的卵子都有固定數量，而每月只有一顆卵子會成熟並從破裂的濾泡中流出，當所有儲存的卵子消耗完畢，便是更年期的到來，這樣一想，二十多顆卵子彷彿就是預支了女人二十多個月的青春了。

這樣的想法瞬間令自己感覺有些老了，女人像是瓷一樣，經不起一點裂痕的，為了緩解憂傷的念頭，她轉了話題道：「你有幾個孩子呢？他們多大了。」

蓬裙的米妮顫抖了一下，護士道：「三個，最大的已經小一了。」

「你真幸福。」彷彿從她身上複刻出對於未來孩子的想像，但不知怎麼內心卻又是空蕩蕩的。

診療檯上，醫生取來一根細長的針，像是童話故事裡睡美人碰到的紡錘上的針尖一樣，足足三十五公分的長針將要穿刺入陰道壁中進入卵巢內，取出成熟的卵泡。

配合超音波導儀，再同步以針刺取卵，一針落下她感覺這方位不對，醫生將針轉了幾次，每一次她都能感受到一點點中度的疼痛。「你還可以忍受嗎？如果會痛的話說一下。」

說完後或許是發現這樣的台詞有點污，醫生尷尬笑了一下，但接著一個長驅直入的花式扭攪，卻逼出她的眼淚了。

的確是可以忍受的疼痛沒錯，女人不是一生都在忍受疼痛嗎？每月必定默默收縮又痙攣的擴張，或許先天的自己就破損了，一次次的針刺只是將軀體給縫補完整而已。

站立在頂樓處掃除落葉枯枝，一株無盡夏已經長得枝繁葉茂，開出拳頭大小的酒藍色花穗了，看似美麗的花其實只是花萼，並不具有繁殖的能力，植物的身世好像就是如此，一投胎就已經決定了，生存於高樓陽台處，僅能畫地自限於狹小盆內。

已經來到植入胚胎的第六週，兩週前的超音波，她清楚的看見那受精卵安穩的著床在子宮內壁間。

自口袋中取出一張明信片，方才自信箱開口內取出的，以粉彩反覆塗皴過後再以水渲染出漸層的效果，正面看起來是一朵純淨無瑕的鳶尾花，倒過來卻像是子宮。

整理庭院時冷不防的被月季的棘刺給扎了一下，輕輕擠出一點艷紅，將受傷的指尖放入口中吮了幾下，算算時間也快下午了，等等將一至四樓的地面給擦拭乾淨吧！趁精神還不錯，沒有太強烈的孕吐反應，雖然婆婆會客氣道她懷孕時可多休息，但倘若自己真的萬事不理，公公以及大姑二姑的碎嘴鐵定可以編排出一部長篇小說來。

然而，就在此時，她敏銳的感覺到一點不適，陣陣的疼，那是來自骨盆腔的深處，悶痛與陣痛間歇傳來，小腹逐漸緊繃成石頭，廁所裡檢查內褲上出現了間歇性紅點，潮濕帶點腥味，她的心猛然緊了一下，該怎麼辦呢！大姑睡午覺吵不得婆婆應當是出門採買了，打了老公電話傳來無人接聽的聲響，她趕緊打電話叫計程車前往醫院。

躺臥在醫院病床上此刻她身子都是冰冷的，就在方到醫院的前數分鐘，陣痛以針刺的方式一波波襲來，踏入自動門的一刻，帶著米妮耳環的護士奔了過來拉了一張病床。

「為什麼要替那些男人生孩子，你不痛嗎？」Y自濕淋淋的深水池中探頭而出，睜著一雙魚眼對她道。

「因為生孩子是女人的命，不，要生孩子才能有一個完整的家呀？」她聽見自己的聲音道。

「但你的身體也變得不是你自己的呀！」

不知為什麼？她感覺自己方才被刺傷的指尖，又不斷流出鮮血來，水池裡像是漫漶的紅線。

「離開了我之後，你會後悔的。」Y再度沉沒入水底道。

像是自深沉的海溝內撈捕的軟絲，她感覺身子都是冷的，睜眼前她見著了Y，他們倆相遇於大學的游泳池畔，頹長的Y是女孩們的王子，一席漆黑半身泳衣如貼合的魚皮，水氣淋漓著水珠子垂掛在眉心、鎖骨到凹陷的肚臍處。

躺臥在病床上這時禁不住的顫抖，眼淚以失禁的姿態在臉頰上漫流，醫生走了過來，唇齒間吐露出了冰冷的結果。

「你的孩子，差一點就保不住了。」

所以她的孩子還安全的活在子宮裡嗎？她一下子又流出了欣喜的眼淚，這時丈夫站立在一旁問道：「為什麼還不到週數，宮縮便已經頻繁了呢！」

男人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！沒說話前她真一點也沒發現，男醫生與丈夫兩人面對面的交談起來，就這樣被排除在外。

「原因我們也不清楚，產婦高齡、前置胎盤、或是有子宮內不當增生都有可能造成宮縮頻繁，為了胎兒安全，我們已經打了一針安胎了，目前宮縮恢復正常，但剛才用超音波測量，發現子宮頸有變短的徵兆。」

「那該怎麼預防呢？」男人皺了下眉，分不出男人是關心自己、還是其他？

「建議辦理住院安胎了。」

冷空氣伴隨的水氣恍惚像是間斷不停的眼淚，盈滿了島嶼眼窩處，眼淚也會有性別嗎？活著或是死去，X抑或Y的，自病床的角度望向窗戶外，高聳入天的大樓以溫柔的姿態穿刺著天空，夜間交遞的兩束光射向天際，天空自始自終都沒有痛覺，承受著人類的穿刺。躺臥在病床已經來到第十三週了，她幾乎快要成為癱軟於床第上的盆栽了，無法膏沐的頭髮成了春泥，如廁都得以尿盆解決，丈夫行走如風，參加會議、運動健身，大啖可樂炸雞甜不辣各項美食。

「你有沒有問過雅如，她體質這麼不好，是不是以前有動過手術，你知道的，就是『拿掉』的那個手術。」一日陷入昏沉的假寐之際，隱隱約約，她聽見婆婆低沉的言語道。

「如果是的話，就老實說好了，我去拜一拜，有時候據說那種不乾淨的東西會纏著媽媽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，所以才會這樣不順，一開始你就該好好探聽一下，現在才知道也只能盡可能彌補了，你給我雅如的生辰八字，我去附近的觀音廟拜拜超度一下，順便祈求菩薩能保佑我們家能順利生個兒子。」那聲音悠悠蕩蕩，像是縹緲的幽魂，不知為什麼聽到的剎那，卻比鋒面還冷澈。

那一夜，她感覺所有針刺過的傷口好像都變成了不斷開闔的嘴，小小聲地訴說著流言碎語，她感覺自己像是破裂的容器，不完整的次級品，再怎麼針縫穿刺都修補不了了，她忍不住想大聲說：別傻了，你根本就沒有小孩，從來都沒有。

丈夫在一旁滑著手機，時不時的發出一些無意義的笑聲，她感覺丈夫離自己好遠好遠，她轉過頭，不想面對這個從未為她說過一詞半句的男人，男人不知她在發什麼脾氣，只當她孕期不順所以要小脾氣的解釋，來訪的親戚安慰了幾句道：照顧這樣的妻子不容易呀！辛苦了！她不禁想出言幾句，怎麼女人生孩子受的傷與苦，倒成了男人嘉獎的勳章。

「我這幾天要加班，下班可能不能來陪你了，我放了一些水果，是我媽拜過的供品，你記得吃。」

一聽見此語激起了她的不悅，她淡淡道：「我不想吃，你拿回去吧！」

見她語氣不善，男人不管不顧的逕自起身，離去前補刀道：「像我這樣用心

的老公，已經很難得了，回去還要走去天台照顧妳那些花。」

如果不是你，我會到這步田地嗎？

她終究是沒有開口，女人就是一株植物，以自身為養分孕育著果實，靜默且柔順，她感覺自己逐漸下沉，像要低到塵埃裡的腐植質，以種子的姿態種入土裡，一衣之隔，妊娠紋以年輪的方式逐漸向外旋繞，從肚臍之處長出一株小樹。

她想起娘家附近、那自小生長的百歲榕，細長的氣鬚根像是參差披拂的髮，當氣根垂墜至可以親到土地的長度時便會生根，成為嶄新的植株，在人類感知年輪中幾乎要遺忘的光陰裡，以種植方式一步步遷移腳步，移動的步履是如此緩慢，彷彿跟不上時代的變化，為什麼不能走得快一點呢！

凝望著眼前的紙卡，左右對稱的渦流火焰色的花以乳房的姿態平均於版面上，下方支脈叢生的鬚根則是女陰的神經叢，像是沒有名字的花，也可能是沒有臉的女人，依舊是色鉛筆式手繪，中央是略微暗褐色的花心，以流水的筆觸展現出火焰的噴灑來，這是方才男人取來給她的，她想起上次匆忙住院間不經意遺失的鳶尾花，幸運的是隔日竟然如生了翅膀返回到她的病房內，不知是哪位家人貼心的為她送來，她想要表達感謝問了所有人，都始終是謎。

安胎期間，隨著醫生指令，她繼續做了母血唐氏症、心臟超音波與高層次超音波，侵入與非侵入式，最終一步來到羊膜穿刺。

一樣的診療台，今天輪到陪伴的是大姑，打從安胎住院後由於男人工作的不便，婆家便自動輪為三班來醫院照看陪伴她，此舉也是為了避免丈夫太累，畢竟婆婆說了，下班後總不能連一頓晚餐也不能好好吃。

她禮貌地請未婚未孕的大姑坐在一旁鐵椅休息，畢竟不是丈夫，這點生疏的禮儀還是有的，肚皮上塗滿冰涼的黏膠後，便以超音波探測子宮內部，她卻冷不防地看注射器上那長達五公分的細針，滑鼠定下座標後，一點點細微的刺痛自深處襲來，並持續鑽往更裡層柔軟的肌理去，以吸取出淡黃色的母性之水，她一面數著數字，一面緩慢的哼唱唱著小星星，不痛不痛喔！忍一下就結束了，數著那些曾經被穿刺過的孔洞，這已經是N + 1次的穿刺，她一面想著一面感覺著微微地顫抖，想著小腹處的細密的針孔，新的與舊的，在夜裡那自天頂篩落的月光，彷彿治癒一切的母性之水，能溫柔的盈滿骨盆腔，守護她與孩子。

她想起了第一次和Y說話的場景。

她總認為自己前世是一尾魚，迫不及待的想要嘗試兩公尺深潛，但其實她還僅僅是個游泳的新手，還未明確的掌握如何在水下翻滾一圈後返折回起點，每次想將身子埋入水裡時便會感覺到一股水壓襲來，將她拖起並推離水深之處。

她有些惱怒了，氣這不講理的水壓總與她過不去，吸飽氣、沉入，一連試了無數次，但水花卻像塵土似的湧入她的鼻腔間，一不小心水竄入了咽喉，像是內部長出了觸手牢牢扼住了氣管，捏著潮濕的鼻腔又擠壓著肺，她妥協了、放鬆了不敢再對抗，整個身子飄移了起來像一具沒有靈魂的空箱子，再用右手抓住前面

的鐵欄杆，一步步起身後，再被地心引力狠狠地按壓在磁磚上。

「喂！你沒有注意到嗎？」她注意一對美麗的腳趾頭，彷彿十顆大小不一的種子，整齊地排列在馬賽克上。

她不太懂，搖了搖頭，順著那人的指間，她才發現原來就在方才游泳的時刻，不知何時自己月事來潮了，一條細密的紅線自大腿濕潤處細細的吻至腳踝處。

這是Y初次和她說話的場景，那日Y溫柔的帶她到更衣室，拿自己的衛生棉條給她，日後想起這件事時，她感覺彷彿就是那時，已經有一條紅線綁在兩人的陰部上。

臨床的地面離自己約莫四、五公尺之處，有著小小的銀色金屬光澤，遠遠看像是一滴銀色的眼淚，覷了眼睛仔細一看，像是一個耳飾。

米妮護士今天不戴米老鼠耳飾，雙耳各戴一個星星一個月亮的金屬鏤空耳針，她一手拿著塑膠板，一手拿著耳溫槍進入，口袋震動了一下，她拿起手機轉身溫柔道：「甜甜嗎？乖喔！自己一個人可以吧！媽媽今天是夜班，等等就回去了，你先吃飯洗好澡等媽咪喔！」

「孩子好乖，是老大嗎？多大了呢？」掛完電話，她沒忍不住好奇道。

「聽過子宮頸閉鎖不全嗎？」當將血壓計推來纏握住她的手腕時，米妮護士突然深吸了一口氣，像吞下了一塊玻璃。

她搖搖頭。

「我第一胎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？到了二十週的時候突然肚子感到強烈的陣痛，還沒來的及到醫院，就流產了，後來又懷了第二胎，婆家人覺得是我工作太累、久站，硬要我辭職在家休息，日日好吃好喝的伺候，就這樣又過了十幾週，但我總覺得有什麼感覺怪怪的，不太對，因為我覺得好像跟上一胎懷孕的感覺一樣，我注意到底褲上會有一點點濕濕的，但除此之外每次做超音波小孩的心臟、公克數全部都沒有異常，但我還是放心不下，直到我很堅持請醫生幫我做更仔細的檢查，醫生才勉強同意幫我內診，畢竟內診也算侵入性，對孕婦很不舒服，你懂得。於是我脫下內褲兩腳打開坐在診療椅上，讓醫生把鴨嘴形狀的擴陰器插入陰道內，他將手進入陰道後一整個驚訝，原來我的子宮頸已經張開了，羊水囊掉下來壓迫在子宮頸處。

那天回去後我一直躺臥在床上，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跟我說沒事，卻又不讓我起床，就這樣躺了三、四週，直到有一天，我感覺體內一個壓抑很久的氣泡破裂了，所有的羊水就這樣破裂流出，然後我的孩子就失去了支撐.....沒了。」

米妮護士說這話時平平無奇，但她卻哭了。

「但我還是感謝那位醫生，還有我前面兩個孩子，如果不是兩個哥哥去天上當天使了，女兒甜甜也不會順利的降生到這個世界上，你也好好加油，一定可以順利生產的。」像是在說別人的事而不是自己的事，或許人生就是如此，結痂的傷口也會不像是自己的傷口，而像一幅褪色的手繪。

「對了，那個米奇耳環是你掉的嗎？」她指向地面道。

「原來掉在這裡，難怪我找了那麼多天。」接著笑道：「其實這兩個都是米妮，只是一個是女裝，另一個是男裝，這是我女兒說的，她說為什麼米妮不能穿褲子呢！」

「對了，今天早上我在你旁邊的櫃子發現一張給你的明信片，本來想帶來的，但好像忘了！」

她的心猛然動了一下，問道：「也是花的圖案嗎？」

丈夫搖了頭道：「不是，好像是兩個女人的圖案。」

「你怎麼忘了！」她口氣有些惱怒。

「我怎麼知道呢！我要帶的東西很多，你吃的喝的生活用的，可不可以不要這麼予取予求。」丈夫一面說，但眼睛自始自終都凝視著掌中方塊。

她霍然起身，感覺有些怔忡道：「我回去找。」妊娠的週數已經到了足月生產的二十六週，醫生同意她起來走動，但如果起身後引發持續且規律地宮縮，就得立刻回醫院待產。

那一定是Y給她的訊息，喜愛畫畫的Y一直在默默傳遞消息給她，她得去親眼瞧見才行，然而才方踏出了醫院的自動門，一陣陣劇烈且緊繃感，伴隨腰痠與穿刺間歇襲來，感覺身體開始顫抖，男人想來攙扶她，但她喊道：「好痛…不要碰我…」

不知怎麼，她突然想起了和丈夫第一次行夫妻之實的場景來，這不是她第一次性愛，卻是第一次與男性做愛，在男人面前，她不經意的慌亂與不安反倒引起男人的快感與征服慾，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扭動與起伏，彷彿是終點，她感覺男人的速度開始加快且集中了起來，還不停地問喜歡嗎？

沒有任何痛感也沒有快感，為什麼男人做愛總是這麼的乏善可陳呢！她試圖的讓自己的聲音和反應有一點感覺，但大腦卻堅定的拒絕了她，她想起了和Y做愛的場景，Y的臉、細長卻又緊實的身軀與小巧的乳房次第地在眼前浮現而出，Y的動作很輕柔，她會張開嘴唇露出如瓊的巧舌，像孵化的幼魚從花苞般瘦小的乳、平滑的腹部與凹陷的肚臍，一直吻到神經叢交錯的細小陰蒂，Y總是懂得如何討她歡心，歡愉間隙小的陰蒂逐漸受精、膨脹了起來，靈魂輕飄飄地像是充氣的飛鳥，柔軟的浪濤上起伏著，Y的臉像是一層層轉瞬破滅的水花，出現又消逝。

產程的最終彷彿是閃電似的劇痛，當銳器刺破羊水的一刻，她感覺覆滅性的痛楚，依稀還伴隨了羞恥的失禁。

踩著冰冷的廊道持續前進，馬賽克磁磚的地面冰冷且溼滑，像是陰道壁的觸感，轉角處她撿起了一對乳房般紅艷的罌粟花，再往前去，置物櫃間她找到了卵巢般的鳶尾花，她不斷拾起一些身體的組件：子宮、陰部以及花蕊似的陰蒂，直到最終來到了記憶中的室內泳池畔，她見到了溼淋淋的Y，當她將所有散落的組件以拼圖得姿態，一一放回Y的軀體時，解開纏結的輸卵管，將鮮紅色的恍若心臟的子宮放入骨盆的位置時，Y的眼睛豁然睜開了，輕輕的眼角分娩出一滴墨綠

色的眼淚，以花瓣張開的手勢，放在她手裡。

那是一枚蝶蛹，完好無損。

她一直想對Y道歉，對不起我背叛了你，我不該為了成為一個女人，因此離開了你身邊，傾斜著身子向前，低聲的問了一句一直想問的話。

Y向前，在她唇間種下了一個和解的深吻。

清醒之際，一根五公分的針拉扯著她的頸靜脈，盡責地將點滴液輸送入身體的流域裡，米妮護士為她解釋了，生產時引發了妊娠毒血症，經歷搶救後已經脫離危險，母女均安，休息一周後觀察無虞並可以回家坐月子了。

「女兒很可愛呢！2650的公克數也很足，各項指數都很正常，你先不用擔心好好養身體吧！之後出院才有力氣照顧孩子。」她已經在床第上等待了許久，彷彿自己都要忘了是會行走的那樣，就在深眠時刻，她感覺那幅刻在心底的畫，也隨著女兒一同降生於眼前，她想念著天台的那些植物，也想念著那片壁癌剝蝕的牆面，等待足月的一刻，要將夢境所見，親自揮灑。